

毛主席在井冈山

巍巍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历史上，谱写了无比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文家市决策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清晨，在湖南浏阳山区的一个小集镇——文家市上空，响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声号令：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这声音，如闪电划破了沉沉的政治乌云，黑亮了革命的源路。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率领下，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进军！

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转折。要了解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应当追溯到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所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当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叛卖，助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它们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和汪精卫，悍然地先后叛变了革命，把无产阶级投入了血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征服，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

续战斗了。八月一日，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

为了清算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祸害，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实行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正确政治主张，得到许多同志的拥护。会议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作出了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决议，决定利用秋收时节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时刻，发动秋收起义。

会议一结束，毛主席立即赶回湖南，积极着手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长沙市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起义的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东赣西发动起义，并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秋收起义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前敌委员会。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此，党要以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毛主席强调地指出，**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推动土地革命。**

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推动土地革命的号召，迅速传遍了湘东赣西的广大地区。毛主席亲自深入工农，宣传和组织群众，成立工农革命武装。在这个基础上，毛主席又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组织了工农革命军，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了！这一支八千人的队伍，编为三个团，第一团的主要成分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湖南平江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第二团以安源路矿工人武装为主，也包括江西萍乡和湖南

醴陵的农民武装；第三团主要是湖南浏阳的工农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另一部。共产党员、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沙德铭同志任军长。

霹雳一声撼天地！九月九日，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

“暴动！打到国民党反动派！”

“暴动！打倒土豪劣绅！……”

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工农革命军怒吼着向萍乡、醴陵、浏阳，平江等地敌人发起进攻，连省城长沙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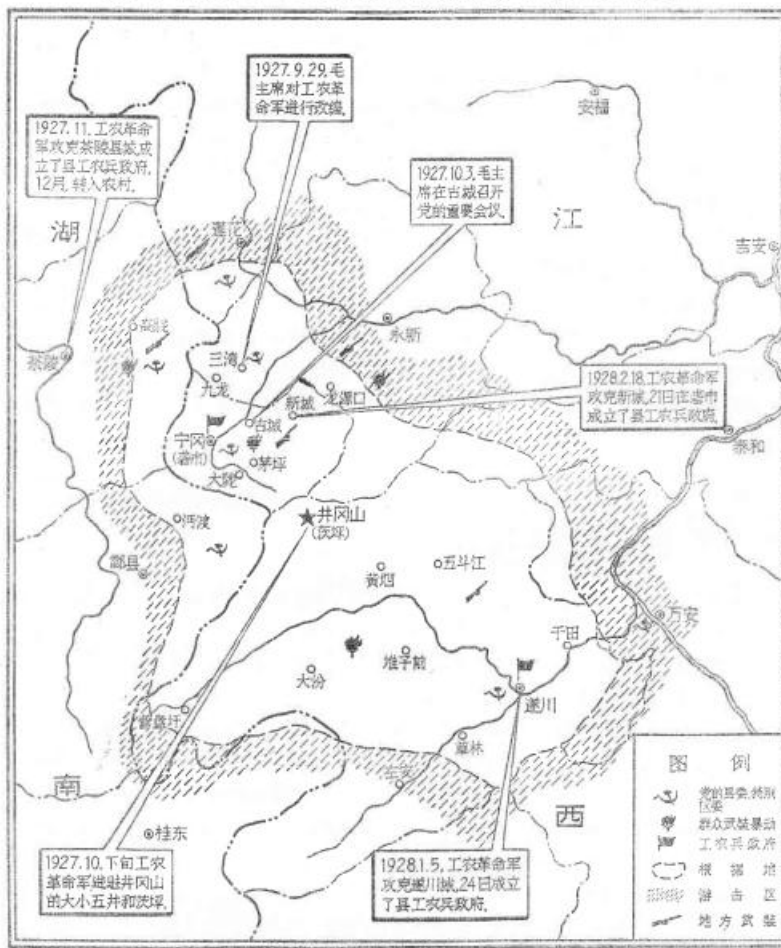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超过革命的力量，起义部队本身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因此战斗几经失利，起义遭受挫折。

是继续向敌占中心城市进攻，还是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当时的形势，当机立断，决定起义部队立即把攻击的方向指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接着：毛主席发出命令，指示起义部队开赴浏阳文家市集中。九月十八、十九两天，起义的各部队先后到达文家市。十九日，毛主席也赶到了。

毛主席不顾战斗和路途的辛劳，当晚就在里仁学校的教室里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

在前委会上，毛主席精辟地分析了形势。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暂时的低潮，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敌人重兵把守着，而广大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革命队伍保存下来，到农村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起来参加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然后再去夺取敌人统治力量强的大城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九二八年二月)

那么,什么地方最适合工农革命军养精蓄锐,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呢?

毛主席指着课桌上的一张地图说,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罗霄山脉座落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处。毛主席早在学生时代,就曾经从长沙来到湘赣边界进行过实地调查,后来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又直接、间接地获得了有关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和自然状况的大量材料,因而能够对罗霄山脉各段作出透彻的分析。罗霄山脉的北段,地势不如中段险要,并且太靠近大城市,敌人统治力致比较强。南段的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

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对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不如中段。中段地势最险要，作战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大城市较远，反动统治力量薄弱，而我们的一举一动，则能够影响到湘赣两省的下游，政治意义很大；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更重要的，这里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前委会上，毛主席根据大量调查研究的材料，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聚和发展。

“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没有解决的革命道路问题，开创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但是，一条正确路线是不可能平安地产生的。在前委会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余洒渡跳了出来，竭力反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余洒渡原来是黄辅军校第一期毕业的知识分子，北伐战争时投机革命，窃取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副团长的职务。在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他还是顽固地坚持打长沙，违抗毛主席发出的部队到文家市集中的命令。在前委会上，他再次提出“攻浏阳直取长沙”的错误主张，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英明决策。

毛主席尖锐地揭露了余洒渡的形“左”实右的错误主张。余洒渡错误的实质是用军事上的孤注一掷来掩盖政治上的害怕长期艰苦奋斗，不愿实行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转变。前委会大多数委员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对余洒渡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卢德铭说，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再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完全赞同毛主席提出的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前委会终于否定了余洒渡的错误主张，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行动方案。

第二天清晨，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洒下一片金色的光辉。工农革命军集合在这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等待毛主席的来临。

“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消息象一阵春风吹遍全场。

“立正——！”一声宏亮的口令声后，只见毛主席身穿整洁的蓝布衣裳，裹了整齐的绑腿，穿着草鞋，微笑着健步走来。

值班干部大声宣布：“现在请中央的毛委员讲话！”

毛主席亲切地说：“同志们，请坐下吧！”

毛主席开始讲话了。他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不算什么。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干。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组织起来的千千万万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一道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

毛主席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革命虽然时处于低潮，但是新的革命高潮必定会到来，而且很快会到来。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发动群众，聚草积粮，养精蓄锐，同敌人干下去。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到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去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会场上始终那么静，只有毛主席的娓娓话音象潺潺流水一样流进战士们的心窝。大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毛主席，心情随着毛主席的声调和气势越来越激荡，脸上露出了扬眉吐气的神态，浑身觉得充满了力量。他们的心里都蕴藏着一句共同的话：“毛委员说的句句在理，跟着毛委员，革命一定胜利！”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上午九时，中国革命的火种——工农革命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高举红旗，离开文家市，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伟大进军！

二、三湾改编

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后，为了甩掉和避开尾追、堵截的敌人，每天顶着烈日或暴雨，穿小路，越山岭，日夜兼程地沿湘藏边界南下。山越翻越高，城越爬越陡，道路越走越崎岖坎坷，战士们战斗的歌声却越唱越嘹亮。

“走上前去哟，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

毛主席一直和连队一起行军，同战士们拉家常，讲形势，帮战士背枪支，提东西。今天在这个连，明天在那个连，不辞辛劳，时刻关心着部队的呼吸和脉搏。

部队在继续前进。不几日，战士们身上带的一点干粮吃完了，部队所有的粮食也不多，给养一天比一天困难。连续的行军，艰苦的生活，使有些同志身体支持不住，病倒了。指战员们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艰苦的战斗生活，也使得部队本身原来所具有的弱点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工农革命军的组织成分，除了安源路矿的工人和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外，相当一部分是北伐军官兵，还有一些是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军队。在极端艰苦的生活中，部队中反映出了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军纪一度有所松弛。少数从北伐军来的军官不顾艰难的给养条件，依旧留恋着过去四菜一汤的特殊生活。官长打骂士兵的军阀主义残余常常作祟。这些与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不相容的思想和作风，在无形中起着涣散革命意志的作用，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由于部队中还没有健全的党组织，党员数量也很少，因而无法开展有力的思想斗争。

九月二十三日，部队到达江西萍乡的芦溪镇。第二天拂晓，遭到江西敌军两个团的袭击，经过一场恶战，突破了重围。但是，部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阵亡的也有，被打散的也有，剩下的不到一千人。军长卢德铭同志，就在带队掩护时英勇牺牲了。

一些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在严重的挫折面前害怕、动摇了。他们私下相互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里去？”于是，有的不告而别了，暂时不走的终日惶惶不安。师长余洒渡和三团团长苏先骏就是这一类人。他们不仅自己准备叛逃，还在部队中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诬蔑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这条道路走不通”，等等。因此，横在工农革命军面前的，除了茫茫的丛山林海外，还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沟壑。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这支部队怎样才能继续坚持向农村进军？怎样才能完成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使命？这是一个多么重大多么关键的历史时刻！回顾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由于陈独秀实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以党手里虽然曾经有过一些革命武装，而未能把它掌握住，即便在号称“铁军”的叶挺部队里，每个团也仅有一个党支部，经不住逆风恶浪的袭击。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创建的武装，但如何将它建设成为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呢？这是一个摆在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毛主席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克服工农革命军所沾染的旧军队习气、提高部队政治素质，作出了正确部署：首先指挥部队脱离险境，然后对部队进行政治改编。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工农革命军翻越武功山，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莲花县进发。九月二十五日，部队攻下莲花城。第二天，继续向南挺进，插入地势险要、位于莲花、永新、宁冈、茶陵四县之交的九陇山区，终于摆脱了尾追的敌人。

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取道枫木垌，神速闯进婆婆烟，进入永新县的三湾村。这里是九陇山区的一个山垌，山脚下，散落着五十来幢泥墙土屋。三湾群众深受新旧军阀的兵匪之害，不了解工农革命军是怎样的队伍，都躲进山里去了。村子里空荡荡的，住户和店铺的屋门都紧闭着，好不容易找到几位老人，了解了一些情况。毛主席就让部队分头去进行宣传，召回群众。当晚，在一家名叫泰

和祥的杂货铺里，毛主席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毛主席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政治情况，提出了改编工农革命军的计划。会议在毛主席的主持下，通过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

第二天，部队在钟家祠前集合，宣布前委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师长余洒渡先走出来讲。这个在文家市竭力主张攻打长沙、“左”得出奇的家伙，现在又散布起右倾悲观情绪来了。他愁眉不展，垂头丧气地说：“唉！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缩编为两个营……”他的调子越说越低沉。战士们听得很不耐烦，看着他那种“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腿）的旧式军官打扮，大家更是感到厌恶。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家伙是条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软骨虫。三湾改编后，当部队到达路县水口时，他开了小差，同苏先骏先后投敌叛变了。

这时，毛主席出来讲话了。他神采奕奕地站在队列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微笑着注视着部队。队伍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毛主席指出，敌人只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工农革命军的战士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抵敌人十个，十个可以抵他一百。我们是一支近千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现在不是我们泄气的时候，而是我们逐渐发展的时候。我们已经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要不犯路线和政策上的错误，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毛主席的讲话，给了余洒渡的悲观论调以当头一棒，给指战员们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大家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说：

“有毛委员领导，我们还怕什么？”

“已经到了家门啦。这地方，鸡叫听两省，正好竖红旗哩！”……

接着进行改编，由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有近千人，七百多支枪，四十八匹马；下设一、三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共七个连。编编后多余的干部组成一个军官队，同卫生队直属团部领导。这次改编最重大的措施，是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以上有党委，全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亲自担任书记，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军队内部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改编进行得很顺利。绝大多数指战员决心继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只有极少数人要走，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证明和五元线路费。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胜利地完成了，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成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工农革命军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躲进山里去的三湾村的群众，经过部队的耐心宣传，陆续回来了。毛主席带着战士们深入乡里访贫问苦，担水劈柴，讲革命道理，搞社会调查；又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号召贫苦农民行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部队不顾自己的困难，拿出了一部分粮食、布匹和银元，在大会上分发给一些最困难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纷纷来我毛主席，要求领导他们闹革命。毛主席根据群众的要求，答应留下两个同志和一支枪，组织三湾人民闹革命。三湾人民是多么感动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爱护老百姓的军队。从来不敢想的事情竟在眼前出现了。他们把毛主席的恩情深深地铭记在心里，因为不知道毛主席在工农革命军中的职务，他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毛司令”。他们编成歌谣，一代接一代地传颂着：

“三湾来了大救星，漫山遍野通透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三湾来了毛司令，带来工农子弟兵；

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闹革命。”

部队经过改编，锤掉了杂质，队伍更精干了，战斗力更强了。士兵委员会代表广大战士的利益，参与政治、军事、经济等重大问题的处理，改善了官兵关系，调动了广大战士的积极性。战士见了干部不象以前那样拘谨了，既尊重干部，又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平时甚至能够同干部开个玩笑，有事还可以找任何一级干部反映。大多数干部也能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出现，和战士亲如兄弟，努力改正过去那种或威严耸人的样子。个别从北伐军来的干部偶尔旧病重犯，就会立即受到战士们的批评。如果态度不好或屡教不改，士兵委员会有权责令检查，直至建议处分。这一切，使部队更加生气勃勃，面貌大为改观。

毛主席为了全面落实三湾改编精神，健全“**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继续进行着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部队中党员数量少，士兵党员更少，有的连队虽然设了党代表，但党的支部很不健全。毛主席指示各级党代表加紧培养工农出身的士兵骨干入党，并亲自深入连队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要把支部建在连上，没有一定数量的士兵党员，就不能使党与拿枪的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就不能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也难免会落空。毛主席在文家市到三湾的行军途中，白天冒着暑热跋山涉水，夜晚在寒露下宿营，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战士做思想工作。现在，毛主席又抓紧部队在三湾驻扎的短短几天时间，在三湾的土屋里、小溪边、枫树下，找战士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在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士茁壮成长，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战士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各个连队的党支部逐步地建立了起来，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没多久，“**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完全实现了。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党和毛主席的绝

对领导下，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信心百倍地去迎接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十月三日，当晨曦初开、朝霞东升的时候，一阵清脆嘹亮的军号声在九陇山沟的上空响起。三湾村东头的枫树坪上，经过改编后神采焕发的工农革命军在整装待发。三湾人民扶老携幼前来送行。贫苦的农民群众眼喷热泪，紧紧地拉住战士们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毛主席站在粗壮高大、枝叶繁茂的大枫树下，向全体指战员发布继续进军的命令。部队在群众的一片惜别声中，迈着雄壮的步伐，出发了。

前进吧，工农的子弟兵，井冈山在向你们召唤！

三、红旗插上井冈山

十月三日清晨，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告别三湾人民，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的巍巍群山疾速前进。中午前，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

工农革命军的到来，给这座死气沉沉的小镇带来了生气。战士们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忙着在镇里的墙壁上写上一条条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

古城的群众看到墙上的标语，听着工农革命军战士的宣传，心里在想：这可是一支替穷人说话的军队呢！这样的军队还从来没见过。

战士们急切地打听前面是什么地方。老乡们说：“向东南不远，就是井冈山了。”

顺着老乡们指的方向，向东南眺望，只见一座座高峰被白云缘绕着，绵互起伏，雄伟壮观，好威武的井冈山呵！

井冈山，它横跨江西、湖南两省，介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地势险要，地域广大。如果绕山一周，从东麓拿山出发，经永新县的龙源口，宁网县的新城、茅坪、大龙（即大陇），

酃县的十都、水口、下村，遂川县的营盘圩、戴家铺（即戴家铺）、大汾、堆子前、黄垌；五斗江、车垌，再回到拿山，方圆足足有五百五十里。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获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的村庄和水田，被围在群山之间，把井冈山点缀得更加明丽可爱。

要登上这层峦叠嶂、树密林深的井冈山，只有七条小路可走，这些小路，靠山崖、临深涧，狭窄得只能走一个人，而且在小路的最险要处还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等关隘。这些天然屏障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所以这里“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当年，一些农民不堪忍受豪绅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自发地起来造地主豪绅的反，占领山头，劫富济贫，依仗的就是有利的地势。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在大革命的影响下，他们接受宁冈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把“绿林”组织改编为农民自卫军，领头的是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的队伍在井冈山下茅坪，王佐的队伍在山上的茨坪。两支队伍互相呼应，两个人又曾经喝过歌血酒，结为“老庚”。他们凭着山高路险，经常袭击豪绅地主，弄得这一小撮吸血鬼天天胆战心惊。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井冈山附近的豪绅地主趁机反攻倒算，缴了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的枪枝。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依靠井冈山的有利地形，打退了地主武装的进攻，各保存了六十支枪。

这两支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贫苦农民，和豪绅地主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在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有着较强的战斗力。但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和“绿林”习气，又使这两支农民武装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更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尤其在大革命失败后，虽然还坚持着斗争，但不象先前那样轰轰烈烈，而以保守住这几十条枪的小天地为满足，十分害怕被人吃掉。

九月底，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三湾时，袁文才正好带领农民自卫军在离三湾很近的着市一带活动。突然间，听到三湾来了一支近千人的部队，不由得大吃一惊，马上从着市撤回茅坪，命令农民自卫军严守关隘，谨慎戒备。

对于这两支农民武装，毛主席早就作了调查。还是在秋收起义时，毛主席就了解到他们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同邻县农民自卫军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的斗争事迹。后来到了三湾，毛主席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于它们敢于造地主豪绅的反的革命精神作出了应有的估价，并通过宁冈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给袁文才去了信。到古城后，毛主席继续通过宁冈县党组织更深入地了解了袁文才和王佐的情况。

工农革命军来到古城的当天，毛主席立即召集了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等数十人开会。这一天，古城街上的文昌宫，一扫往日陈腐晦暗的气色，一面缀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的大红军旗，端端正正地挂在正厅里，显得十分庄严。在这里，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城会议。

会议热烈而紧张地开了两天，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再次肯定了向农村进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进一步强调贯彻三湾改编的精神。

古城会议最重大的意义，是确定在井冈山建立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根据地，使得在文家市作出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会议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研究和制定了对待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正确方针。

起先，在如何对待袁、王这两支队伍的问题上，有人提出错误的看法，认为他们挂的虽然是农民自卫军的牌子，实际上和土匪差不多，因而主张用武力吃掉他们。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主张，指出这是大鱼吃小鱼的军阀思想。这种主张，只图眼前痛快，势必贻误革命大事。毛主席具体分析了这两支部队的政治状况，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性，并且明确指出，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经过党的教育，他们一定会克服自己的“绿林”习气，成为一支革命队伍的。在毛主席的耐

心说服教育下，大家统一了思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部队的正确方针。

古城会议以后，毛主席决定亲自到离古城十五里的东源村去会见袁文才，那里离袁文才的驻地茅坪，也正好是十五里。

在茅坪“严守关隘、谨慎戒备”的袁文才，前些日子派人打听这一支新来的队伍的虚实。当他知道来的是毛主席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时，心里很高兴。因为在这以前，他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参加过一些由宁冈县共产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他曾经举行暴动，缴了宁冈清乡局的十六支枪，把反动县长赶出了县城；他曾经把已经逃到吉安城的大劣绅龙清标抓回公审并处决；他也曾经在与数县农民武装联合进行劫狱斗争时，首先冲进永新城，从虎口里救出了五十几个遇险的共产党员。他在党领导下的这些实践活动，提高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但当他正愿意靠拢工农革命军时，却有人对他说：“人家有近千条枪，你才几十条枪，和人家搞在一起有什么好处？你可晓得人家打的是什么主意？说不定会把你吞掉！”这一说，煽起了袁文才思想深处旧意识的火星，使他重又疑虑起来。

晚上，袁文才把一个部属叫到自己家里商议。他们从当前的利害谈到将来的归宿，袁文才认为除了跟毛主席走以外，别的路都不通，因此他愿意到东源村去见毛主席。但是“绿林”中以往经常发生的互相并吞的事，在他的脑子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生怕这次的会见有诈，自己手里这几十支枪会被吃掉。于是，他作了两种准备，一方面杀猪置酒，设宴招待毛主席；另一方面，在东源村的林家祠常埋伏了几十名弟兄，以防万一。

十月六日清晨，毛主席带了几个战士，骑马驰出古城，到了东源村外，只见村边横桥头上有一群人站着等候。毛主席估计是袁文才他们，就翻身下鞍，挥手打着招呼，步行过去。袁文才一看对面来的只有几个人，后面并没有大部队的影子，再看看毛主席他们神态和蔼，根本没有来缴枪的意

思，才松了口气。身边的人告诉他，那个身材魁伟，目光炯炯，谦和地打着招呼的人就是毛主席。他心头一热，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鞠了个躬。大家互相问候着，一起进到村子里。

在一家姓林的人家的吊楼上，毛主席同袁文才等人进行了谈话。毛主席谈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局势和革命的前途，肯定了袁文才带领的农民自卫军敢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斗争精神。袁文才听着，时而点头，时而沉思。毛主席的话，使他猛醒过来，觉得心里亮堂多了。是呀，蒋介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豪绅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串通一气，镇压革命运动。现在，唯一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这时，毛主席又向袁文才说明了工农革命军为什么要到井冈山来的问题，通俗易懂地讲明了革命要有根据地的道理，从而解开了袁文才心里存在的工农革命军是来抢他的地盘之疑团。接着，毛主席又决定把一百条长枪送给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鼓励他为革命掌握枪杆子，扩大农民武装。

袁文才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不但不缴他的枪，还亲自送给他一百条枪。这一百条钢枪，都是工农革命军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呀！袁文才看看工农革命军对自己的关怀和支持，再想想自己对工农革命军还存有戒心、埋下伏兵，感到羞愧难言。他激动地向毛主席表示：“我袁文才没有话说。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我身上了！”

会见结束后，毛主席在当天下午就赶回古城。

在初步争取到了袁文才的支持以后，毛主席又通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王佐从袁文才那里听说工农革命军专门同豪绅地主作对头，保护穷人利益，团结农民自卫军，也就同意工农革命军开上井冈山去。这样，由于团结、教育了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原先紧紧关着的大门，就向工农革命军打开了。

十月七日，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这天，茅坪一片喜气洋洋，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情迎候毛主席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的到来。他们为工农革命军腾出宽敞的祠堂，送来许多粮食、蔬菜和干柴，把毛主席的部队当作亲人来接待。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工农革命军到了茅坪以后，立即两人一伍，三人一伙，分头深入群众家里，一边帮助担水、劈柴、舂米、推磨，一边进行革命宣传。经过三天的宣传，工农革命军在攀龙小学北边的草坪上召开群众大会。坝上、大陇、马源坑等地农民闻讯，也赶来参加大会。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使群众懂得工农革命军和工人、农民是一家人，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现在来到井冈山一带是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倒豪绅地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乡亲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们和工农革命军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工农革命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为了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毛主席决定不从茅坪直接上井冈山，而是沿着井冈山麓自西向南开展游击活动，广泛地进行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打下更好的基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了一个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后，于十月中旬从茅坪出发，途经宁冈县的大陇，部县的十都、水口、下村，遂川的营盘圩、戴家铺等地，转战上山。在水口，毛主席深入连队，亲自发展了一批工农先进分子入党，并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部队在毛主席的率领下，一路行军，一路张贴标语和布告，进行宣传，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行军路上，部队给养接济不上，个别战士违反纪律，私自跑到老百姓的田里挖红薯。毛主席发现后，耐心地对战士进行教育，反复地给他们讲革命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教育战士们时时处处

爱护群众利益，凡是群众的东西，哪怕一个红薯也不能拿。通过教育，战士们更加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赞扬。

十月二十三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西面的荆竹山，毛主席决定就从这里上井冈山。山上的王佐闻讯，派来代表迎接。二十四日早饭后，工农革命军集合在山脚下，毛主席站在队前的一块青石板上，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部队，大声宣布：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洪钟般的声音，在群山深谷间激荡回响，仿佛整个井冈山都在齐声欢呼，欢呼工农革命军就要光荣登临井冈山。这声音，更激起了战士们心中一阵运行千里、来到家门的喜悦情感。“家”——一个气概轩昂，威武雄壮的家！凭着这个家，有毛委员领导，一定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来！

随后，毛主席宣布了行军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并且告诫干部和战士们，一定要同山上的军民搞好革命团结，做好群众工作，建设好根据地。

部队上山了。当登上著名的险关——双马石时，王佐带领农民自卫军迎了上来。进入大井村，欢迎的群众站在村口拉住战士们的衣袖说：“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从此，工农革命军火红的大旗，插上了井冈山巅，在蓝天白云下高高飘扬！

四、重建湘赣边界地方党

井冈山根据地屹立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犹如在黑夜沉沉的旧中国燃起了一把明亮的火炬。它冲天而起，烈焰四射，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但是，要这星星之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还要经过无数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根据地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群众就不可能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也就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当时湘赣边界党组织的实际状况同革命的迫切需要之间，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湘赣边界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一九二七年三月，边界各县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酃县、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等县一半以上的农村建立了党的支部。可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到五月的“马日事变”时，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都已经被机会主义者所操纵。这些党组织的负责人，不敢组织党员和广大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反而在反动派制造的腥风血雨面前妥协了，屈服了，从而助长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大革命失败后，各县外逃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组成还乡团，怀着刻骨的仇恨，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大搞清乡活动，到处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边界党的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党员数量骤然减少。永新、遂川等县，只剩下几个从敌人监狱里越狱跑出来的党组织负责人。宁冈的新城、古城等地，党的组织完全遭到了破坏。宁冈县委在农民自卫军掩护下，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一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有的逃之夭夭，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党员，经不住严峻的考验，东躲西藏，不敢挺身而出工作。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工农革命军来到湘赣边界时，各县党的组织已经全部被敌人破坏。

在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下，毛主席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为重建边界地方党的组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指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后，就立即召集莲花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开会，指示他们尽快恢复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三湾改编时，

毛主席在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给原宁冈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对重建地方党的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当部队到达茅坪时，毛主席又立即在攀龙小学召开了宁冈和酃县的避难藏匿的党员会议，指示他们重建党、团组织，积极带领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毛主席为尽快重建边界地方党而日夜操劳。十一月上旬，在茅坪的象山庵，毛主席召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开会。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又在遂川城五华书院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严厉批判了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评了在这条错误路线影响下边界各县一部分同志所存在的右倾悲观、不敢斗争的思想，指出了党的组织在当前形势下担负着十分重大的任务，要领导工农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制订的正确路线，为重建边界地方党的组织指明了方向。

在这些会议上，毛主席仔细地调查了各县党组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尤其注意了解党的组织成分。当时，各县的党员中，工农成分很少，担任领导工作的，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官僚、地主豪绅的子女。宁冈县委有个负责人在本县建立的一个党支部，三个支部委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十二个党员中，地富子女就占了九个。毛主席在象山庵会议上和在黄接见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时，一再指出，党员中工农分子太少，正是过去党组织不能巩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调今后要重视发展经过严格考验的工农分子入党。

接着，毛主席又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先后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党的干部，到各县直接帮助开展建党工作。优秀共产党员毛泽覃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覃同志自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着这支起义部队的余部在粤北坚持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月中旬，朱德同志派他到井冈山来见毛主席。他到了井冈山以后，就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年年底，毛泽覃同志带着毛主席给予的重建地方党组织的使命，穿着一身单衣，冒着大雪，满怀革命豪情，来到了宁冈县乔林乡的党员和群众之中。他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积极而耐心地给贫农积极分子上党课，使同志们明确了这样三点：第一，要打倒土豪劣绅；第二，要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第三，工农要坐天下。毛泽覃同志还因势利导，向党员们讲了党的领导作用，指出党员是这个先锋队里的战斗员，党支部是党的工作的基础，就象造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因此，一定要把党支部办好。就这样，乔林乡在短短几个月里，一批优秀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入了党，成立了乔林乡党支部，毛泽覃同志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毛主席不但派出军队干部去帮助地方进行建党工作，还亲自深入基层，在激烈的群众斗争中建设地方党组织。永新县的秋溪乡党支部，就是毛主席亲自培养建立的一个模范的党支部，它在边界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永新县的龙源口，在当地群众配合下打垮了一个靖卫团，枪毙了罪大恶极的靖卫团长尹在中，接着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了大土豪龙德普的锅厂，把两千多口铁锅分给了劳苦群众。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在毛主席的培养教育下，涌现了一批具备入党条件的先进分子。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在厚山村举行的第一批党员的入党仪式。这天夜晚，五个觉悟农民面对鲜红的党旗，端庄地站在毛主席身旁，跟着毛主席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结束后，毛主席对新党员们作了亲切的勉励。新党员激动地表示，往后要照入党誓词做去，团结群众，努力工作，不断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当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了秋溪乡党支部。从此，秋溪乡的革命运动，就在党支部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党支部刚刚将乡暴动队组织起来没几天，李文光的保安队就来进攻了。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的二十多个暴动队员，主要凭着梭镖、马刀和鸟铳，英勇出击，旗开得胜，缴了敌人十四支枪和两千多发子弹。接着，乡工农兵政府也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工农革命军筹款子以及动员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件件都搞得很出色。秋溪乡成了永新县东南特区的模范乡，秋溪乡党支部被誉为模范党支部。这是毛主席建党路线结出的丰硕果实。

党的阳光照亮了井冈山地区的山川和村寨。在毛主席建党路线指引下，随着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开始，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边界各县党的各级组织，都重新建立和健全起来。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各县的县委下面，设区委和乡党支部。随着边界地方党的逐步重建和健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边界各县的贯彻执行，便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从此，在井冈山巨大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更加威武雄壮的活剧。

五、茶陵风云

“井冈山，高又高，革命红旗云里飘。”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正在这时候，湘桂战争爆发了。当时的湖南军阀唐生智为了同桂系军阀李宗仁争夺地盘，把原来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兵力调集到鄂、皖前线去，后方只留下少量兵力看门。**“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毛主席及

时地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派部队乘虚西进：攻打湖南省东南部的茶陵县，扩大井冈山根据地。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在宁冈大陇一块向阳的山坡上，毛主席集合了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指出现在湘桂军阀混战，茶陵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守，留下的保安团队战斗力不强，正是我们攻打茶陵的好时机。他命令团部率领第一营去攻打茶陵，到那里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革命政权，扩大根据地。

毛主席的讲话一结束，部队就雄赳赳地出发了。毛主席为了全面规划根据地建设的整个工作，留在山上。他站在高墩上送行，不停地向战士们挥手，直到最后一个战士的身影消失在远山密林中。

部队一路西进，经宁冈睦村，从部县边境插过，到达茶陵坑口镇宿营。第二天早晨，在坑口击溃了前来进攻的地主武装“挨户团”后，部队乘胜直奔茶陵城。

茶陵城一面靠山，三面临水，米水河从南、东、北三面环抱着县城，形成一条天然的防线。东门外，有一座浮桥，这是从井冈山进入茶陵城的必经之路。夜色朦胧，万籁俱寂，当部队到达茶陵城东时，听不到城中有一点动静。显然，守城的敌兵凭借着有利地形，毫无戒备，一个个都在黑甜乡中好梦方酣呢。

拂晓，“呼！呼！……”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初冬清晨的寂静。工农革命军乘敌不备，迅速发起进攻。挨户团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四散逃命。我军战士们飞快地越过浮桥，冲过东门，杀进城里，直捣县衙门，一举活捉了伪县长。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革命的红旗升起在茶陵城头，在蓝空中猎猎地飘扬着。

部队进了茶陵城后，混在工农革命军干部队伍中的几个旧军官就露出了贪婪、腐朽的反动面目。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都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抱着“捞一把”的投机心理参加了

革命队伍，在窃取了工农革命军的要职后，时刻梦想着把工农革命军变成由他们任意驱使、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当毛主席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慑于毛主席的深得军心和部队的纪律严明，勉强克制着自己的反动本性。这次，他们看到毛主席没有一同下山，觉着是个好机会，就趁机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起来了。他们住进了豪绅们留下的房舍，穿起了豪绅们的长袍，整天出入于酒馆、饭店、妓院，赌场，过着纸醉金迷、酒天肉地的糜烂生活，还贪污了部队缴获的十多斤黄金来供自己挥霍。他们根本不共行毛主席关于要广泛发动群众的指示，不让战士们去做群众工作，部队的给养也不靠打土豪来筹集，而是单纯地靠商会向店铺分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在政权问题上，他们把工农群众丢在一边，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民众政权”——“人民委员会”。新县长上任时，穿着长袍，骑着高头大马，吹吹打打，前呼后拥地走过热闹的街市，走进了旧县衙的虎头大门。门口有士兵持枪站岗，在里面办事的多数是旧职员。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后，依旧照着先前的老章程，整天忙于升堂审案，收税完粮，群众根本不敢接近它。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也只能站在门外看一看。土豪劣绅依然在暗地里收租通债，为非作歹。这个“人民委员会”严重脱离群众，不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副党代表兼茶陵县委书记宛希先同志，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陈浩等人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士兵委员会极力反对这种做法，陈浩等人就利用职权，对战士们实行打击报复。茶陵城头上虽然插着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城里却被一小撮暗藏的敌人闹得乌烟瘴气。

远在井冈山上的毛主席，时刻关注着出征在外的这支年轻的工农革命军。毛主席预先在茅坪专门设了个联络站。茶陵有什么消息，联络站就会迅速地把它报到毛主席那里去。不久，毛主席接到宛希先同志的来信，得知了陈浩等人在茶陵的所作所为，立即去信对陈浩等人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

评，指示撤销旧衙门式的县“人民委员会”，部队应马上开展群众工作，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兵政府。

毛主席的信，象一把利剑劈开了笼罩在茶陵城上空的满天乌云。部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立刻深入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几天工夫，就象一股春风吹遍了茶陵城。群众逐步发动起来了，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在这个基础上，由工人、农民、士兵各自派出了自己的代表，着手组织工农兵政府。十一月下旬，中国红色根据地的第一个工农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终于在斗争中诞生了。与此同时，县工会、县农会和县赤卫队等组织，也在斗争中相继建立起来。茶陵城的革命形势气象万千，生机勃勃。

形势是大好的，斗争却更复杂而尖锐了。陈浩等人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进一步策划新的阴谋。当时，湘桂两省军阀的混战因湖南军阀的妥协而告结束，湖南军阀立即把部队从混战的前线调回来，恶狠狠地扑向茶陵。吴尚的第八军从茶陵以北的攸县一带向南压，方鼎英的第十三军从茶陵以南的桂东一带向北挤。这两支反动军队距离茶陵都不远。茶陵的处境是严重的。在这种形势下，陈浩等一小撮坏人就在暗中密谋策划叛变活动。陈浩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认识了当时担任军校教导长的国民党右派方鼎英。现在，他就想利用这个关系，把工农革命军拉过去投降方鼎英。于是，陈浩、徐庶、韩昌剑等就暗中写了一封信给方鼎英，要求方鼎英把队伍再靠近茶陵一些，以使他们将工农革命军带出茶陵，南下投降。

工农革命军正处在外临强敌、内伏叛徒的危险境地之中！

毛主席得知敌人已迫近茶陵，又从宛希先等同志从茶陵反映来的情况中，了解到陈浩等人表现很坏，毛主席很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茶陵去。一天清早，毛主席带了几名随员，和袁文才派来护送的一个班，共计二十多人，顶着呼啸的北风，下山去茶陵了。第一天走了七十来里路，当晚在茶陵

境内的坑口住下。第二天清早，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县城，就让袁文才派来的一班战士先回井冈山，其余的八、九个人，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加紧赶路。下午走到离茶陵县城还有二十多里的时候，前边传来激烈的枪声，在步枪的“啪，啪……”声中，夹着重机枪的“各各各，各各各……”声，枪声一阵急似一阵。这枪声说明是敌人的正规部队在攻城，因为地主武装是没有重机枪的。情况已变，形势紧急。毛主席领着大家，一边分析情况，一边加快步伐，急速地向茶陵赶去。

这次进攻茶陵城的，是湖南军阀吴尚第八军的独立团。这个团有二十二个连，装备很好，弹药充足。他们纠合了附近的地主武装“挨户团”，一共二千多人。城内，工农革命军只有四个连，武器装备差，但依托着有利的地形，在地方农民武装的配合下，英勇顽强地阻击着敌人的进攻。仗打得很激烈，敌人象疯狗似地咬住不放，从上午打到下午，眼看着我们的子弹快要打完了。正在危急时刻，突然一支生力军从城外赶进城来助战，来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原来，这个营于两个月前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受到敌人阻击，和团部失去联络，一直在桂东一带打游击。后来打听到毛主席率领部队已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并正在茶陵县境开展革命活动，于是就在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和第三营营长张子清的带领下赶来归队。这天下午，三营赶到茶陵城时，正值一营在和敌人鏖战。他们马上投入激烈的战斗。工农革命军增添了新的援军，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但是，敌人不甘惨败，还在继续调集兵力猛攻。敌众我寡，硬拼下去，必然会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宛希先、何挺颖、张子清等同志主张乘天黑撤出战斗，离开茶陵。陈浩等人正想趁黑夜行军的机会，把部队拉去叛变，也就趁机一口应允。

夜幕降临了，天空被云层遮得不透半丝星光。毛主席带着一行人赶到茶陵城东南五、六里地的一个小村庄，决定暂时住下。然后，毛主席派当地的几个赤卫队员到城边去打听消息。夜色深沉，只听得茶陵方向的枪声时断时续。突然，枪声又激烈起来。一段时间后，枪声渐渐移向南方，而且

越来越稀，越来越远。大家正猜疑是怎么回事，几个摸情况的赤卫队员赶回来了。他们报告说，茶陵东门外的浮桥已被拆掉，但是东门外并没有发现敌人。这个情况使在场的同志感到纳闷：是敌人企图截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把桥拆掉的吗？可是为什么东门外又没有敌人的部队包围？是工农革命军自己拆的吗？按理说不可能，他们总不会连退路都不要吧！究竟是谁把浮桥拆掉的呢？枪声为什么又向南移去？……同志们望着毛主席。毛主席神色严峻，根据提供来的各种情况在进行着思索和分析，以便进一步作出判断。

翌晨，天刚蒙蒙亮，亲自去探听消息的赤卫队长回来报告：敌人没有进城；我们的部队已在夜间从西门冲出茶陵，向南朝酃县、桂东方向撤退了；东门外的浮桥据了解并不是敌人毁掉的，而是工农革命军自己在撤出战斗前拆掉的。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更加奇怪：我们的部队为什么不出东门直接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往南走去，这是什么道理？毛主席料事如神，当机立决，连早饭都顾不上吃，立刻带着队伍沿着茶陵通往酃县的大路，急匆匆地向南追赶。走了一阵，追上了三个掉队的伤员。这三个人一见毛主席，既激动又难过。毛主席亲切地安慰他们，并找了几个农民，扎了三副担架，抬着他们一起走。从伤员口中，进一步了解了部队拆桥南行的过程。原来陈浩等人先在夜间下令拆掉东门外的浮桥，断绝部队回井冈山的退路，随后拉着部队出了西门，一个劲地向南走去。

听了三个伤员反映的情况，联想到陈浩等人在部队攻占茶陵城后的一系列表现，大家立刻觉察到情况已经十分紧急，工农革命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于是他们忘记了极度的饥饿和疲劳，紧跟着毛主席，飞快地追赶被陈浩等人拉走的部队。

陈浩硬拉着工农革命军向南走，宛希先等同志严厉责问他：为什么不把队伍带回井冈山，而要往南跑？陈浩支支吾吾地胡诌一通，说什么情况危急，只能到湘南去打游击。宛希先等同志坚决反对去

湘南，力主把部队拉回井冈山去。他们双方一路上争论不断，斗争十分激烈。部队走走停停，黄昏时分，到了离酃县不远的湖口，就决定在这里休息。

队伍停下后，对于行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宛希先等同志坚持回井冈山。陈浩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徐庶、韩昌剑也在一旁帮腔，但他们都压制不下要回井冈山去的正确意见。宛希先等同志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这伙坏蛋发急了。他们只怕再拖下去，阴谋会遭到败露，就以他们所窃踞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的身份，强令部队连夜急行军，继续向南走去。

部队又出发了。黑沉沉的冬云遮满了夜空，寒风象野兽般啤叫着。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默默地走着，一个个都在寻思：“为什么部队不回井冈山？”“南面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要向南走呢？”越是往南走，战士们越是想念井冈山，因为那里是中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那里有着最敬爱的领袖毛委员。走啊走啊，脚步越来越沉重，在这暗夜迷茫的时刻，战士们是多么盼望毛主席来到身边啊！忽然，后面传来命令：“毛委员来了，部队停止前进，返回湖口宿营！”战士们听到毛委员来了，心里涌出一阵说不出的高兴，眼前豁然明亮，立即转过身来，兴奋地迈开大步，返回湖口。当部队回到湖口时，毛主席也到了。宛希先等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陈浩等人在撤出茶陵前后拆掉回井冈山的浮桥、强迫部队去湘南等种种情况。毛主席又亲自深入干部、群众进行调查，迅速掌握了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活动，并且查明了他们与方鼎英勾结的严重叛变行为。毛主席及时召集部队干部和士兵委员会代表开会，同陈浩等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夜深了，会上的斗争十分激烈。陈浩色厉内荏，大叫大嚷地说他命令队伍南下是要去湘南打游击，妄图为自己的叛徒行径辩解。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尖锐的驳斥。

毛主席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清楚地看到，湘南集结着敌人的重兵，方鼎英的反动军队正从那里向我们迎面压过来。我们如果到湘南去，正是自投罗网，极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哪里还谈得上去打什么游击？！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返回井冈山根据地。大家进一步看清了在回井冈山还是去湘南这两种主张的背后，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阶级的斗争。陈浩等人蓄意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罪证确凿，罪责难逃。

通过尖锐的揭发和批判，陈浩等人面色如土，瑟瑟发抖。他们的叛变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察觉而被彻底粉碎了，工农革命军从严重的危险中被解救出来了！

第二天清晨，部队集合在湖口的一个草坪上。当毛主席来到战士们面前时，全场立刻欢腾起来。毛主席简要地分析了形势后指出，我们的屁股要坐在井冈山，把两只脚伸到江西、湖南，依靠周围十几个县的广大工人农民，我们工农革命军就可以迅速扩大。战士们听着，不住地点头说：“井冈山是我们革命的家”，“应该回井冈山！”

接着，毛主席公布了陈浩等人欺上压下、妄图强拉部队投敌的罪行。战士们听了，无比愤怒地唾骂这些叛徒丑类，要求把他们严厉处置。毛主席当场宣布撤销陈浩等人的职务，并下令把他们逮捕起来，押回根据地处理。第三营营长、曾经是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张子清同志被任命为团长。

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战士们心潮翻滚，激动地在心里说：多亏毛委员挽救了瞬间就要踏入陷阱的工农革命军。如果没有毛委员，让陈浩等一小最叛徒的阴谋得逞，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从此，战士们更坚定了一个信念：跟着毛委员，就能越过一切暗礁险滩，从胜利走向胜利。

十二月底，部队经酃县沔渡回到了宁冈县耒市，在那里的一块沙洲上，毛主席集合部队总结打茶陵一个多月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教育，批判了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热情

地称赞战士们在茶陵打得很勇敢，同时指出由于陈浩等人的干扰和破坏，部队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打土豪筹款子，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毛主席还详细地讲解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我们不光是对待群众的态度要和蔼，还应当进一步发动群众，一道起来闹革命。我们每个人既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毛主席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毛主席的极其重要的指示，象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工农革命军前进的道路。

茶陵风云，又一次锤炼和考验了年轻的工农革命军，使它在崎岖的革命征途上，在斗争的惊涛骇浪中，锤炼得更加坚强起来。

六、唤起工农千百万

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迎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战斗的新春。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的一天，大雪初霁，千山万壑披上了银装。毛主席亲自率领着工农革命军，翻过险峻的朱砂冲哨口，行进在通向遂川县城的山道上。毛主席的计划是消灭遂川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遂川县各级革命政权，在贯彻执行革命军队三大任务的斗争中，锻炼和教育广大干部和战士。

遂川，是井冈山东南的一个县，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盛产稻米和各种山货。在这个富饶的山乡，地主豪绅的统治十分残暴，工农群众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极其深重。当时，驻扎在遂川的反动军队力量并不强，只有赣敌王均部下的一个工兵连，四乡虽有不少地主豪绅的“靖卫团”，但战斗力

都比较弱。因此，工农革命军出征遂川，既对于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很有必要，也有着极大的胜利把握。

工农革命军迎着刺骨的山风，冒着雪后的严寒，于一月四日下午到达遂川县的大坑镇。这里是遂川县反动靖卫团头子肖家壁的老巢。肖家壁带了三、四百人想要阻挡工农革命军的前进。工农革命军攻势凌厉，只一个冲锋，就把为害多年的这股地主武装杀得稀里哗啦，四散逃窜。城里的敌人听说肖家壁的队伍被击溃，吓得连夜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乘胜直取遂川城。第二天，到了城郊，毛主席特地集合部队，再一次进行纪律教育，谆谆告诫战士们进了城一定要遵守群众纪律，说活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不骂人，不拉伕。战士们都认真听着，牢牢记在心坎里。

部队进了城，意外地发现城中空空荡荡，家家紧闭着大门，只有成群的麻雀在雪后的街道上跳来跳去寻食。偶尔见到几个人，不是老大爷就是老婆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自从毛主席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后，遂川的土豪劣绅就一面加紧镇压群众，一面散布什么“共产党见人就杀”之类的谣言，蒙蔽和欺骗群众。工农革命军进了城，群众不了解这支部队的性质，就躲藏了起来。

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毛主席当即决定部队分成几路深入城、乡，进行宣传和调查。毛主席亲自规定了宣传的内容和调查提纲，每隔三、五天就检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

工农革命军深入群众了解疾苦，积极为群众做好事。一天，几个战士走进新江村的一间破屋，看到一个贫苦不堪的老大爷躺在床上不停地哼哼，脚上的烂疮虽在这数九寒天还直淌着黄水，锅里没有一撮饭，缸里没有一粒米。战士们立即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帮他清洗腐烂的伤口，又从随身带的干粮袋里倒出米来动手替他熬稀饭。老人象在梦中一样，看着这些陌生的“大兵”在自己身边忙

这忙那，心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莫不是天上派下来的神兵么？一传十，十传百，在这同时，无数新鲜事传到了躲在山里的群众耳朵里，于是他们都一个个地回家来了。

局面初步打开了，群众认识到工农革命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工农革命军就进一步向群众宣传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战士们举着写有“宣传队”三个大字的红旗，向四周围拢来的群众说，我们是毛委员的队伍，在家时我们也同你们一样受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我们穷人要翻身，只有一个办法，跟着毛委员，打土豪，分田地……听着这些革命道理，群众的心一阵热过一阵。是啊，要过好日子，就要靠毛委员领导，跟土豪劣绅斗。于是，他们就扛着扁担，举起锄头，跟在工农革命军身后走。

“老倭，到哪仔去？”战士问。

“跟你格打土豪去！”群众斗志旺盛地回答。

大批觉悟起来的群众，涌进土豪劣绅家里。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土豪劣绅，被抓起来批斗；藏在夹墙中、地洞里的枪枝弹药和金银财宝被搜了出来；查获的地契、借据被一把火烧成灰烬；雪白的大米、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分给了穷人……多少年来做牛做马的劳苦工农，今天翻身了，他们心花怒放，喜气洋洋。一位老大爷挑着谷子，笑呵呵地准备回家去。一个工农革命军战士连忙捧过一包糕饼送给他。老大爷笑着说：“穷人过年能吃顿饱饭就是好年了，还吃什么糕饼？同志，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吃吧。”那个战士拦住老大爷，一连捧了好几包糕饼放进米箩，对老大爷说：“老人家，打倒了土豪劣绅，穷人就有好日子过。=往年你吃不饱饭，今年就应该多吃点呀！”老大爷听了，更加乐得合不拢嘴，满满一担谷子挑在肩上一点也不觉得沉重，好象力气突然大了几倍——人逢喜事精神爽哪！

毛主席在派出工农革命军去发动群众打土豪的同时，又派出另一批战士来到遂川农村著名的商业中心——草林（即藻林），去执行一项从来没有干过的崭新的任务：打击土豪劣绅和奸商，建设红色圩场，支援革命战争。

草林圩，在遂川县城西南四十里，圩上集中了两百多家店铺和五、六十户地摊。农历逢一、逢四和逢七，每月九次，日中为市。方圆百里内，大批群众肩挑手提地到这里来赶圩，它在群众生活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圩场的市面被土豪劣绅和奸商操纵着。他们开设了“四美”、“大兴”、“元丰”等几家大商号，挤压中小商人，控制了整个圩场的商业行情。一个名叫黄礼瑞的豪绅地主，不仅占有田租七千多担、山林数千亩，还是靖卫团的重要头目，他倚仗反动势力和雄厚的资本，几年工夫，挤垮了草林圩的百家店铺。土豪劣绅们还派出了靖卫团，在圩场周围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层层关卡，强行抽税，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敲诈勒索。单是从黄烟到草林这七十里的路上，就有五道税卡，不知道榨取了老百姓的多少血汗！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逢于莫逢草林好，

沿路关卡不计数。

草林圩上走一圈，

流尽穷人血和汗。

尽管如此，为了生计，当地群众还是不得不忍痛去赶圩。卖掉场上谷，剜却心头肉。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汗象流水般地往圩场这个老虎口中流进去。因此，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就必须打击豪绅和奸商在圩场上的罪恶活动。

毛主席下令砸掉了通往圩场路上的所有税卡，保护群众安全赶圩。狡猾的敌人变换了手法，他们先是关闭了那些大店铺，把货物全部藏起来，店门上贴着“存货已空，改行务农”的字条，公然

向工农革命军示威。接着，他们又偷偷进中小商人的店铺里去，咬着耳朵造谣说：“工农革命军只看重作田人，对做生意的不容情。大店货物充公，老板杀头。小铺子也要没收，老板还要带走。”一些流氓打手也根据主子的指使，威胁中小商人：“谁要是卖货给工农革命军，当心脑袋壳子搬家。”一时闹得中小商人忧心忡忡，惶恐不安，纷纷关门收摊。没几天，热闹繁盛的草林圩突然变得冷冷清清了。农民来到圩上，挑来的山货卖不出，家里急需的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又买不到，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那些坏家伙们从门缝里往外瞧，在暗中窃笑着。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工农革命军就要威信扫地，在草林圩上就会站不住脚，蹲不下去。

为了狠狠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中小商人，毛主席及时地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正确政策，规定反对封建剥削只没收地主财产，必须保护工商业利益。如果是地主兼商人，就只没收他的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不动。对有些民愤特别大的土豪劣绅，在必须没收他的商店时，要出告示宣布他的罪状。没收地主的财产也要出告示，宣布他的剥削罪行。没收的财物、粮食要召集群众大会分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觉悟。

一月十四日，毛主席亲自来到草林圩，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并耐心教育中小商人。十六日，毛主席在圩上的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包括中小商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地做生意。战士们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政策，不拿中小商人一粒盐、一寸布。保护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得到了中小商人的一致拥护，他们开始同土豪劣绅及奸商们划清界限，纷纷打开店门，摆开铺摊，恢复营业。

草林圩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工农革命军在经济战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同时也是对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瞿秋白当时正在推行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过火政策的有力批判！

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在草林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次圩。这天一早，通往圩场的各条路上，挑担的、背篓的、提篮的，川流不息，甚至连一百多里外的南康和上犹等县的商人、小贩，也都闻风赶来了。这一天，到圩两万人，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圩场上红旗飘扬，到处张贴着“工农革命军是工农的军队”，“穷人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工农革命军战士热情地帮助维持秩序，看见挑着满担山货的农民走来，就抢着帮他接一把力。圩场上的群众无不因今天的这种革命新景象而受到鼓舞。

传统的春节越来越临近了。工农革命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各乡回到县城。当佩着红袖章、容光焕发的战士们在红旗的指引下，浩浩荡荡地凯旋进城时，全城男女老少一齐拥上街头，拉着战士们的手亲热地问长问短，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了遂川的上空——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盛大的节日呵！

在这欢乐的时刻，毛主席关心着工农革命政权的建立，绘制着遂川人民革命的新蓝图。毛主席从草林回到县城后，就全力进行建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准备工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起草了一个施政大纲，并亲自对施政大纲作了修改，使它更加通俗易懂，为广大工农兵所能接受。例如，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这一条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成“借土豪的钱不要还”……

春节这一天，毛主席又来到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处，关切地询问大会的准备情况。大家兴奋地告诉毛主席：“都好了，就是明天下午公审大会上要一副对联，我们拟了几副，都不满意，请您看看。”

毛主席接过几副对联，一副一副地看，然后抽出其中的一副，改了几个字。大家看到这副修改后的对联写的是：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大家看了都高兴地说：“好！好！这一副对联最好！”

第二天早晨，遂川城的李家坪，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的横幅，鲜艳夺目。会场四周贴着许多标语，一万多工农兵群众举着旗子，拿着大刀、梭镖，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毛主席和中共遂川县委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

上午十时，大会开始了。当执行主席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西庄的农民王次淳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全场立刻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亲手把工农兵政府的大印交给王次淳。王次淳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捧过大印，不禁滚滚地流下两行热泪。多少年，多少代，都是剥削阶级掌着印把子，骑在穷人头上，榨取穷人的血汗；哪一时，哪一刻，谁曾想到一个挑大粪、穿草鞋、腿上沾满牛屎的贫苦农民能掌大印，能当上工农兵政府的主席？是共产党、毛委员，帮助穷苦人民翻身坐江山呀！

千万双眼睛注视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他们都为有了第一个“农民县长”而兴高采烈。他们抑制不住满腔激情，一齐迸发出“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胜利万岁！”的欢呼声。

毛主席走到台前，热情地向大家挥手致意，会场进一步沸腾起来。毛主席热烈祝贺遂川工农群众掌握了政权，指出这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大喜事，但是革命单靠一个县长是不行的，还要靠大家的团结。一根稻草一扯就断了，用一把稻草拧成一根绳就不容易拉断。今后大家要更加团结起来，同敌人作斗争，保卫自己的政权。

毛主席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遂川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讲话后，大会宣布了县工农兵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决议，宣布了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赤卫大队等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名单。

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行使的第一个职权，就是在当天下午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劣绅郭渭坚。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对联，贴在主席台两侧的大柱上，大长了工农群众的威风，工农兵政府为了坚决保卫人民利益，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要求，宣判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大劣绅郭渭坚死刑，当场执行枪决。会场上群情激昂，口号声喊得震天响。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遂川城乡的革命烈火，越烧越炽烈，群众斗争越闹越红火了！

过了年，工农革命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又一次下乡，分兵以发动群众，掀起了斗争的新高潮。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向部队讲话，在已经规定的群众纪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借东西要还和损坏东西要赔的新要求。损坏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打破了旧缸要赔新缸。战士们听着毛主席的讲话，回顾进遂川以来，正是由于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各项群众纪律和工商业政策，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在发动群众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大家决心把这个优良的传统坚持下去。部队再次下乡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帮助群众建立了草林、碧洲和于田三个区工农兵政府。乡一级的红色政权遍及各地；全县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暴动队、工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也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当工作告一个段落时，一天晚上，两个战士踏着月光回驻地去，边走边谈心。

一个说：“这回到遂川来，别的都好，就是有一样不惬意：没有缴到多少枪。”

另一个说：“不能这样讲。这回的胜利，意义比缴获几百支枪还要大。你记得在茶陵，我们仗也打得不错，但县政府仍旧照老章程，升堂审案，打穷人的屁股。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自己当家作主。这次来遂川，是毛委员亲自领导，我们按照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去做，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只经过一个月，遂川就一片红了。毛委员领导真英明哪！”

“说得对！”起先的那个战士表示同意，“照这样办下去，全国都要红遍哩！”

红了遂川！这全是因为毛主席唤起了工农千百万。群众热情地编了歌谣，歌唱莲蓬勃勃的大好形势，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们唱道：

遂川靠着井冈山，

革命靠着毛泽东，

纪律严明共产党，

赤色区域满地红。

七、农民自卫军的新生

热闹了一天的遂川城，入夜，渐渐安静下来。城里的灯火，先后熄灭，只有城北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还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光。这里是毛主席来遂川后的住所——邱家厦所。

打下遂川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在这间屋子里找了团长张子清、卫生队的党代表，商量怎样改造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的问题。毛主席分析，自从对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进行改造以来，已经对王佐部队的战士们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现在，改造王佐部队的条件已成熟了。他决定派卫生队的党代表去执行这项使命。

卫生队的党代表知道王佐是一个既勇敢彪悍又有严重“绿林”习气的人，并且生性多疑，不好对付，到这支部队里去是不容易开展工作的，因而有点犹豫地问道：

“带多少人去？”

毛主席微笑着说：“又不是去打架，要许多人干什么！你自己先去做长工。”

为了鼓起他的信心，毛主席详细地分析了王佐部队已有的政治基础以及改造这支部队的有利条件，同时也估计到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指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毛主席的分析是这样深刻、中肯，因而使卫生队的党代表鼓起了信心。他深信有毛委员的正确领导，上山以后，只要认真按照

毛委员的指示去做，是任何困难都能战胜的。何况，毛委员去年亲自对袁文才的部队所做的改造工作，已经在实践上为改造旧式军队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毛主席对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就开始了。十一月，毛主席亲自来到井冈山北麓，住在一个名叫洋桥湖的村子里，这里离袁文才部队的驻地步云山只有一箭之遥。毛主席一边进行社会调查，一边着手改造这支农民自卫军。

步云山的地势十分险峻，峰峦层迭，苍林密布，半山腰上有座白云寺，寺前有块草坪，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就经常在这里操练。

毛主席的工作十分繁忙，日夜为中国革命操劳，但还是分出精力来时时关心这支农民自卫军。他常常坐在半山腰的一块石头上，一边看书，一边留心地看自卫军的操练。为了把这支农民自卫军改造成真正的革命武装，毛主席经常抽出时间给战士们讲课。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许多深刻的革命道理，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鼓励他们要为解放千百万劳苦大众而奋斗。

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打开了农民自卫军战士们眼界，使他们跳出了狭小的圈子。从前，他们只知道当兵是为了报仇、拿饷；如今，他们看清了站在土豪劣绅背后的蒋介石、帝国主义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打仗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解放所有的劳苦大众。他们还懂得了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劳苦大众，是工农革命军的任务。

在步云山的日子里，毛主席特地和袁文才生活在一起，利用各种机会向他灌输无产阶级思想，用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去武装他的头脑。在毛主席的耐心教育和引导下，袁文才很快地提高了政治觉悟。他常向人称颂：“有了毛委员，有了共产党，我们就有了依靠。”过

去，他阶级观点不明确，为了巩固个人势力，不分敌我友，与土匪结成把兄弟，同当地的某些土豪劣绅来往；现在，他和这些人划清了界限，还毅然把一贯为非作歹、为害于民的土匪“义兄”胡亚春抓起来镇压掉了，为受压迫的人民报仇雪恨。

袁文才的这支部队，以前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好多战士连一般的队列动作、军事常识都不懂，战斗力不够强。毛主席就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了几名党员干部，分别担任这支部队的连、排长和教官，帮助袁文才进行练兵。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一百多名战士，精神振奋，学队列，练刺杀，练兵场上热火朝天。

在这些日子里，毛主席特别重视用艰苦奋斗的思想改造这支部队中过去存在的“走府闯县，鱼肉酒烟”的旧思想。他和战士们一同就餐，一起吃红米、南瓜和野菜。有一天，中午开饭时，吃的野菜比往常吃的更苦更涩，战士们议论纷纷。正在这时，毛主席也来吃饭了，看到这种情况，就去问炊事员。炊事员说，由于天气寒冷，山上的野菜越来越少，现在只能找到这一种野菜来做菜了。毛主席听了，就端过一盆，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还笑着对战士们说，这菜很好吃，有了它，还能多吃一碗饭呢！毛主席还意味深长地说，这种菜是比较苦，可是吃了它，我们就能不怕苦，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战士们，大家也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结果，这顿饭大家吃得比平时还要香。

毛主席经过三个来月深入细致的工作，显著地改变了这支部队的政治面貌。官兵们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树立了阶级观点，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农民等革命的常识，懂得了为工农阶级作战的道理，军事素质也大大地提高了。

毛主席改造袁文才部队所做的大量工作，为改造王佐部队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正是在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鼓舞下，卫生队的党代表带着毛主席给王佐的亲笔信，肩负着改造王佐部队的使命，满怀信心地离开遂川，回到井冈山茨坪，去见王佐。

王佐只有三十来岁，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有一身好武艺。卫生队党代表这次上山来，毛主席事先已经同他打过招呼，因此当他看过毛主席的亲笔信，就连声说：“欢迎，欢迎。”当晚还在司令部里设宴款待。第二天，王佐集合部队，当众宣布：“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发展我们的事业。”

话虽这么说，当时，由于王佐对党的团结改造的方针还不完全理解，因此，对党代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过了两天，他就借故住在司令部里不方便，把党代表安置到了离司令部一里外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派了一个“勤务兵”来“照顾”。王佐特别关照说：“你初上山，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这软中带硬的话，实际上是不准党代表任意与士兵接近。

要改造这支部队，不接触广大士兵怎么行呢？然而，王佐又是在他们心目中很有威信的领导。因此，不首先解除王佐思想上的疑虑，其他工作也就很难进行。

在困难面前，党代表不由得想起了在临行前毛主席的指示，改造王佐部队，既不能缓，又不能急。看来应该耐心争取，先从左右手做工作，还要做好家庭工作。

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党代表除了经常找机会与王佐谈心外，还主动接近王部下的两个连长，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这两人是王佐的左右手，很受王佐的信任，通过他们俩就能达到进一步影响王佐的目的。王佐的父亲早故，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因此，王佐很听他母亲的话。党代表经常到王佐家里去，抱抱孩子，有时帮助做点家务。时间一长，同王佐的母亲就熟悉了。王佐的母亲在闲谈中说：“你们共产党都是有学问的人，要多帮帮我那个儿子，他懂得少，见识浅。”党代

表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赶紧接过话头，向她宣传毛主席所指出的农民武装斗争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理，并且要她做王佐的工作，要他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依靠老百姓，心里要有大目标。王佐的母亲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事后就照原样讲给了王佐听。

王佐最担心的事，是党代表来拆他的台，夺他的“交椅”。现在看到毛委员派来的党代表态度很诚恳，并且反复拿毛委员的话来解释给自己听，心中的戒心和疑团也就渐渐消释了，加上他母亲的劝说，他的亲密“老庚”袁文才带来的口信，左右二将的影响，终于使他渐渐提高了对我们党的政策的认识。他向毛委员派来的党代表提出了要求，要求毛委员带他除掉农民自卫军的死对头尹道一。

尹道一是附近几县靖卫团的总头子，兵多枪多，一贯为非作恶，王佐这支部队也经常受他的欺压。在一年多以前，尹道一纠集了当地的几股土豪劣绅势力，企图用武力吞并王佐这支农民武装。王佐曾立下誓言：“不把这个贼牯子灭了，死不甘心！”但是，尹道一仗着自己力量强大，仍然经常欺压王佐，不占便宜不肯罢休。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下山，只要一抓到山下尹道一那边的人，也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当作仇人来处置，有的被杀，有的被罚款，有的被痛打一顿。结果，尹道一没有灭掉，山上山下的群众之间却矛盾很深。后来，王佐听到了党代表传达的毛委员的指示，懂得了革命必须团结大多数的道理，而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对抓来的人，就根据毛委员的教导作具体的分析，该放的放，该做工作的做工作，不再违犯政策，而是团结山下的穷人，共同来对付尹道一这类豪绅恶霸。

关于王佐要求工农革命军帮助消灭尹道一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这里后，毛主席立即指示部队必须帮助王佐坚决除掉这个大害，这样既保障人民利益，又能更好地团结王佐。毛主席并且派了一个排的工农革命军来配合王佐部队的行动。

王佐听到毛主席派来部队帮助消灭尹道一，心情非常激动。当晚，他就把自卫军连以上干部一齐邀到司令部，开会研究消灭尹道一的办法。会上，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智取的英明指示，分析了尹道一轻视王佐、打起仗来穷追一气的特点，决定把尹道一引上山来，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形埋下伏兵，把他干掉。尹道一的司令部设在井冈山东北面的拿山。从拿山到茨坪，中间要经过旗罗垴。这是一个险要的山垴，是设伏的好地方。

一天夜晚，王佐带领部队下山，到了桐木岭，就兵分两路：王佐带领自卫军第一连赶往拿山挑战，引蛇出洞；毛主席派来的工农革命军一个排和自卫军第二连埋伏在旗罗垴，准备收拾尹道一。

尹道一这几天来正打着如意算盘，准备趁毛主席带领工农革命军远在遂川的机会，联合附近几县的靖卫团进攻王佐。这天晚上，尹道一喝得酩酊大醉，一躺下去，就象只死猪。天快拂晓时，只听得枪声四起，敌哨兵慌忙报告尹道一：王佐前来袭击。尹道一一听，急忙带着一队靖卫团追出来，象往常一样一个劲地穷追。

王佐眼看蛇已出洞，就边打边退。临近中午时分，尹道一追到旗罗，驻下休息。团丁们有的吃饭，有的搁下枪睡觉。这一切，埋伏在树丛里的工农革命军和自卫军的战士们看得一清二楚，一声令下，密集的子彈一齐射了出来。尹道一被这出其不意的一击，打得乱作一团。二连连长乘敌人慌乱之际，带了几个自卫军战士立即向敌后迂回，先干掉了在小路口放哨的团丁，然后悄悄地从敌人背后冲了上去。蒙在鼓里的尹道一，这时还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喊他的团丁往外冲。跑在前面的一个自卫军战士猛扑上去，一把抱住了尹道一。尹道一还没有来得及挣扎一下，两个自卫军战士的梭镖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这时，二连长又手起刀落割下了尹道一的狗头，用布包了，提着就走。团丁们见主子已一命呜呼，吓得没命地四处溃逃。自卫军战士收拾了战场，喜气洋洋地得胜回山去了。

尹道一被消灭以后，王佐更加信赖毛主席、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了。毛主席看到王佐的进步，也很高兴。一次，毛主席有事路过茨坪，特地去看望王佐的部队，祝贺他们打了大胜仗，鼓励战士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群众一起战斗，把天下所有的尹道一们统统消灭光。毛主席的话，又使王佐和自卫军战士站高了一步，看到了更远大的革命目标。

为了尽快地提高王佐部队广大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毛主席又从工农革命军中派来了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到了王佐部队后，和自卫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培养，发展入党。同时，开始建立了政治课、文化课制度，开展了回忆对比教育和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还组织自卫军战士分批到工农革命军一团参观学习，通过各种形式，对王佐部队进行深入的改造。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王佐部队得到了革命的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政治觉悟、纪律性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显著提高。看到这一切，王佐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是会领兵，照这样做，怎能不打败仗！”

为了迅速扩大工农革命军，在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升编为工农革命军。袁文才和王佐一致赞同毛主席的英明决定。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的一天，春风微拂，阳光灿烂，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前，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今天在这里正式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毛主席又派来了二十多个党员，分别担任这个团的营、连党代表，在这同时还宣布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工农运动委员会。从此，党的政治工作在二团扎下了根。

这天，宁冈、遂川两县的许多群众也赶来参加升编仪式。他们看着自己的儿子、丈夫或兄弟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八角帽，臂佩红袖章，肩上背着钢枪或雪亮的马刀，威武雄壮，乐得合不拢嘴，打心底里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把穷苦农民教育成了工农革命军战士。

在一片欢呼声中，袁文才和王佐代表二团全体指战员，庄严地向党、向人民宣誓：

拥护共产党！

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跟着毛委员干革命！

钢铁般的誓言，表达了二团指战员的共同心愿，也表示这两支农民自卫军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从此，这个新建的团队，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为伟大的井冈山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袁文才和王佐也先后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

井冈山上的革命火炬，燃烧得越来越旺了！

八、第一次歼灭战

井冈山斗争的革命风暴，吓慌了国民党反动派。江西军阀朱培德为了摧毁革命力量，趁我工农革命军主力正远出遂川，井冈山上兵力较少的这个机会，派出一股匪兵，选驻井冈山根据地的北大门——宁网县新城，好象一把刀子向我背上刺来。

井冈山麓军情急。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毛主席迅速率领在遂川开展群众工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于二月中旬回到茅坪，与刚升编的袁文才、王佐的第二团会合，集中兵力以应付敌人。

新城的敌军，是朱培德的一个营，连同伪县长张开阳手下的“靖卫团”，共约五百人。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个歼灭战，吃掉这股敌人。

临战前，为了迷惑敌人，毛主席指示中共宁冈县委，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到新城去袭击、骚扰，使敌人一日数惊，坐卧不宁。当敌人发觉来的不过是些手拿梭镖、大刀的农民，打的都是鸟枪、土炮，就越来越松懈、麻痹起来。在此同时，工农革命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紧进行战斗准备。指战员们个个斗志昂扬，磨刀擦枪，清点子弹，预备干粮，并且赶制了许多攻城用的梯子，决心一举歼灭新城之敌。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也积极行动，把梭镖磨得雪亮，扎担架，筹集支前物资，准备配合部队行动。

不几天，战前准备基本就绪。二月十七日上午，毛主席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具体的打法。毛主席制订了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计划。他命令一团一营主攻新城东门；一团三营一部围攻南门，另一部围攻北门；二团一营埋伏在西门外，卡住通往永新的老七溪岭要道，等待歼灭从城里逃出来的敌人。又命令二团二营守卫井冈山，监视、牵制遂川的敌人。

当时，敌人的武器比我们精良，又有城墙可守。我们只有一些老式的九响枪、土制的单响枪和梭镖、马刀。子弹也缺少，多的人也不过有三排子弹，少的则只有三、四发。但是，敌人正规军只有一个营，而我们有三个营，力量对比是三比一。何况敌人是雇佣军，士气低落；我们是革命军队，为工农大众的解放而打仗，士气高昂，早就在马刀、梭镖上杀出了威风，这是我们独具的有利条件。因此，吃掉这股敌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天半夜时分，满怀着胜利信心的战士们，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悄悄开赴新城。茅坪、大陇等地的赤卫队、暴动队也随军出发。部队分作两路，毛主席率第一路经柏露、沙江亭行进。第二路经东坑、枫梓、桥上行进。早春的夜晚，寒风刺骨，水田里结起了薄冰。指战员们衣衫单薄，但头

上却都冒着热汗。大家在崎岖的山道上走得飞快，不说话，不打火把，不抽烟，静悄悄地行进，前后联系以击掌为号。

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新城在微弱的星光下隐约可见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是国民党宁冈县政府的所在地。一道砖砌的城墙，高二丈，周长约三里许，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出入。部队逼近新城，立即按预定的迂回包围战术，迅速散开，选择有利地形埋伏起来。毛主席的总指挥部设在东门外的棋山岭。站在岭上，可以俯瞰全城。毛主席对负责在西门外打埋伏的二团团长兼一营营长袁文才说，我们从东、南、北三面攻城，敌人吃不消，就一定会出西门向永新县城逃跑。在敌人逃出城来以前，你们只需用少量兵力攻击，不要暴露实力。二团一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将兵力布置成三道埋伏圈：第一道，在西门外街旁；过了西门外街，就是一片水田，水田西北面的路下村和小河旁，设下了第二道埋伏圈；第三道，埋伏在路下村后的山头 and 西边树林里，准备来一个“拦路打狗”。赤卫队、暴动队则分别埋伏在南门外梅杨一带和西门外的上、下曲石两侧的高地上，配合主力作战。军民们无声无息地在新城四周埋伏完毕，这时天还未亮，敌人都还在睡梦中，他们根本想不到，此时此刻，已都成了瓮中之鳖，无法逃脱彻底覆没的命运了。

二月十八日拂晓，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发现，一支敌兵拖着枪到城外的一续草坪上出操来了。这些被赤卫队骚扰得疲惫不堪的匪兵，自从发现打他们的不是工农革命军主力，胆子又大了。他们有气无力地在操场上跑着步。这时，埋伏在草坪附近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观察得清清楚楚，心里痒滋滋的，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收拾掉，有的战士就要冲上去，指挥员急忙示意不要急，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耐心等待统一的号令。一会，匪兵们架好枪，解下子弹袋。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喊过“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匪兵们就做起了徒手操。

“叭！”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天空。紧接着，子弹就象密集的雨点一样射向正在出操的敌兵，当即把敌人撂倒了一大片。新城战斗打响了！工农革命军战士犹如蛟龙出水，猛虎下山，挥刀举枪向敌人猛扑过去。草坪上侥幸没有死的敌人，被这个晴天霹雳打得晕头转向，连滚带爬逃进城去，慌忙关了城门。

南门的枪声一响，我军立即采取多路攻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法，命令担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猛打东门。埋伏在城外山上的赤卫队、暴动队和革命群众，这时也开始了行动。一霎间，号角嘹亮，松声齐鸣，满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如同千军万马，势不可当，唯独西门的松声比较稀疏。

城里的敌人见势不妙，乱成了一锅粥。一个敌兵慌慌张张去报告营长王国桢。王国桢躺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揉了揉眼皮，半梦半醒地说：“慌什么？袁文才的几个兵算个啥。拆几间民房把城门堵起来。”城外的枪声越来越激烈。勤务兵接二连三地来报告，王国桢才知道是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打来了，顿时慌了神，抖抖索索地从被窝里爬出来，急急地写了一封信差人到永新城求援。接着，又急忙握着手枪，押着士兵踞城顽抗。靖卫团的团丁更象一群丧家之犬，到处乱跑乱窜。

由于城高墙厚，工农革命军的武器又差，连一颗手榴弹都没有，一团一营在东门发起几次攻击都没有成功。战斗到中午，敌人还在负隅顽抗。阴险狡猾的王国桢，妄想死守城池，等待永新来的救兵。但他的黄粱美梦做得太早了。那个被派去送信的劣绅吴贵乔，从城墙脚下的狗洞里爬出去后，跑出没多远，就被我军逮住。被困在新城的敌人，永远也等不到救兵了。

城外，我军战士们见几次攻城不下，不禁着急起来。二团团长文才赶到棋山岭指挥部请示毛主席，要求展开全面强攻。毛主席指示，我们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用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胜利。毛主席下令东门外的部队火烧城门，架梯爬城，并从棋出岭上调去两挺轻机枪增援他们。

又令其他部队继续伴攻南、北两门，吸引敌人的火力。东门外，一团一营抽十几个战士把两挺机枪架在一间较高的民房顶上，压制东门敌人的火力。我军战士乘势冲到城墙脚下，把稻草堆放在城门旁，浇上煤油，点起火来。霎时烈焰升腾，熏得敌人涕泪交加，睁不开眼。我军战士立即把梯子搭在城墙上，沿梯登城。但往往在我们沿着梯子爬到城墙顶上时，就被守城敌人的子弹打中了。我们的战士就利用城墙的死角作掩护，将许多帽子用竹竿顶着，从几个地方慢慢地向上升高。敌人以为又是工农革命军战士爬城，立即乱打一气，把帽子打了一地。战士们一边用帽子迷惑敌人，一边火速爬城。尽管敌人拼命往下扔手榴弹和砖头，或者用铁叉推开梯子，但怎能压倒毛主席培育出来的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军战士！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硝烟弹雨，紧握枪杆，边打边上。上面的倒下了，下面的接上去。终于，第一批战士冲上了城头，枪挑刀劈，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在这同时，城门也被火烧穿了。战士们高喊“冲啊！”“杀啊！”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门，大队人马一拥而入。

率队埋伏在西门外的袁文才得知东门已被攻破，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连连赞叹“毛委员高明”。他记着毛主席当面向他指示过，东、南、北三个门都杀进去，就是你们西门不能动，让敌人从西门跑出来，然后把他们消灭在野外。于是，袁文才悄声命令部队准备战斗，等敌人出来送死。

东门攻破之后，攻打南北两门的我军战士加强攻势，很快把这两个城门也攻破了。棋山岭上红旗飘扬，四面八方冲锋号急，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暴动队从东、南、北三个门潮水般涌进城内，左砍右杀，打得敌人七零八落，到处乱钻。敌营长王国桢带着一伙残兵东奔西突，无路可逃。就在这时，敌人发现西门方向枪声稀疏，于是倾巢朝西门拥去，打开城门，企图夺路逃往永新县城。

然而，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指挥的工农革命军，早就在这里给他们掘好了坟墓。二团一营的战士看到抱头鼠窜的敌人进入我埋伏圈，就大喊一声，“来得好！”射出去一阵密集的弹雨。敌人一看不妙，扭转屁股又想往城门洞里跑，可是，迎面从城内压过来一阵枪弹，原来我东、南、

北三路人马已经赶到，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接着，我军两面夹攻，将敌人象赶鸭子一样赶下了水田。埋伏在路下村、山坡上、树林里的二团一营战士早就等不及了，这时都杀了出来。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暴动队把敌人团团围困起来。战士们高喊着“打长官，不打士兵！”“缴枪不杀！”的口号，奋勇冲杀。敌兵纷纷缴械投降。敌营长王国桢伸长脖子盼救兵，脖子上却挨了子弹，死了。靖卫团长李树滋也被我军打死。伪县长张开阳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躲在水沟里装死，被参战的农民象抓死蛇似地一把抓了出来。

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在水田里结束了！这场战斗，全歼新城守敌一个营和一个靖卫团，缴枪数百支，子弹不计其数，并捣毁了宁冈县的反动县政府。暴动队员在群众协助下，还捉到了许多土豪劣绅。整个新城的敌人，被工农革命军一网打尽。

扫清战场之后，毛主席集合部队在西门外召开祝捷大会。工农革命军战士和新城广大群众一起，欢欣鼓舞地庆贺这个伟大的胜利，热烈欢呼我军作战史上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由衷地赞颂毛主席指挥的英明正确。新城之战，充分体现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实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新城战斗的胜利，也是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的丰硕成果。

当晚霞染红群山的时候，毛主席率领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回茅坪。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战士的心头，大家背着双枪，挂着胀鼓鼓的子弹袋，押着一百多个俘虏，一路上有说有笑，热烈议论：“毛委员用兵真了不起，这一仗打得多漂亮！”“这才叫打仗，不打便罢，一打就来个干净彻底，又抓俘虏又缴枪。”“这就叫蚀本不干，赚钱就来。哈哈……”战士们欢乐的笑声，震荡着夜空，回旋在山谷间。

部队当晚到了茅坪。茅坪群众兴高采烈地迎接凯旋的部队，个个笑逐颜开，奔走相告：“毛委员旗开得胜！”部队刚刚落脚，从新城跟来的一些青年，按捺不住对反动派仇恨的心情，愤怒地打起俘虏兵来。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反复讲解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说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大多数原是工农分子，他们当兵是被抓来的，在家时也和我们一样受压迫，我们不当虐待俘虏。如果他们要回家，可以发给路费；愿意留下当兵的，我们欢迎。部队立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一百多个俘虏兵中，有的自愿留下，就补充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有的要求回家，就按路程远近，发给路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种宽待俘虏的政策，使俘虏兵深受感动，并且对于瓦解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城大捷后，工农革命军于二月二十一日，在耒市龙江桥畔的沙洲上，召开宁冈全县群众大会，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会场上除贴满了红红绿绿的革命标语以外，还有一件很“新奇”的布置，这就是在会场一侧，用三根长木头搭了一个高高的三角架，新城战斗中被活捉的血债累累的伪县长张开阳，五花大绑地捆在上面，准备审判后处决。几十里外的农民都赶了来开会，台侧鼓乐齐鸣，台下欢声雷动，庆贺人民翻身作主人。而那从三角架上发出的低微的啜泣声，早就被淹没在欢腾的浪涛声中了！